

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

[法] 克洛德·勒鲁什 著
皮埃尔·于特罗埃文

林瑞颐 译

外国电影剧本丛书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导演有如斗牛士

——与皮埃尔·于特罗埃文的谈话

〔法〕克洛德·勒鲁什

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是我的第六部长片，但是，从某种意义来讲，它对特利梯尼昂（让—路易·迪罗克的扮演者）和阿努克·艾梅 安娜·戈蒂埃的扮演者）则是第一部这样的影片。

主题是什么？激情与婚姻的对抗，生命与死亡的对抗，高速度与爱情的对抗。这是一部情感影片。音响比对话更重要，颜色比景物更使人陶醉。每时每刻都有叫喊，汽车引擎轰隆声或歌声。我认为这是我的第一部浪漫色彩影片。通过这部影片，我确信人们只需要表现，而不需要叙述。角色们的潜台词往往比他们说出来的更为重要。

可以看到传统的情节：一部影片里有三个人物——丈夫、妻子和情人。可是，那个丈夫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起就已死去。因而这三个人物实际上生活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从让—路易在圣拉扎尔火

车站见到两个小时以前他在多维尔分手的女人开始，对我来讲，那个过去和现在再也不会起作用了——安娜和让—路易已经在将来了。

……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发生在百分之一秒的瞬间。在这种时刻，谁都来不及设置电影装置——安排布景、摄影机和给予指导。不，一个人必须在这百分之一秒的瞬间去记录生活，去尽快地多拍……。

有的时候，以十分之一秒的速度去拍摄就嫌太迟了。于是，就不得不把那个事件重新予以创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角色的心理状态讲给演员们听。但是，我从来不向他们提示塑造人物的机械性技巧。用粉笔画出演员必须止步的准确位置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要是他老在考虑那个位置，那他就完啦。

比如这部影片的关键场景之一是让—路易和安娜在海滨相会。让—路易刚从蒙特卡洛赛车会回来，他驾车行驶了六千英里去会见他所爱的女人。阿努克和让—路易都没有排练过这场戏，他们俩谁也不知道将会在哪儿、在什么时间生平第一次接吻。考虑到让—路易这六千英里的跋涉就是为了那一吻，就实在没法对演员说：“对不起，伙计，你吻她的地点超越了一米。”导演必须随时随地出现。我要求能看到周围三百六十度的地面。我的助手宣布在方圆两公里内禁击任何人通行，所以，当让—路易奔向阿努克的时候，我正好在他们那里。我和阿努克一直面向着让—路易。我时而离开她老远，时而

离开她十厘米，时而离开这对情侣一百米以外。

从这点来看，导演好比是一个斗牛士，摄影机是斗牛士的斗篷，每拍摄一个镜头，就是向牛刺出去的一剑。他必须不停地激发演员的激情，同时观察他，同斗牛士对那头公牛时擒时纵的情形是一样的。

我确信，将来导演在他的权限以内应该是一个煽动者、造物者和制造者。导演一部片子不是去建立什么固定不变的秩序，而是创造一种推动力，是赋予一个机体以动作。这是事关重大的第一步。上帝（假使他存在的话）是一个伟大的导演，他给予了世界最初的动力，现在世界没有了他，也在继续行动。人世间是一部长的影片片段，在这些片段里，人们再也感觉不到上帝的手触了。这个上帝的指导真是令人羡慕——在夕阳西斜的美景后面，我们谁都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。这就是导演手法的奇妙之处。

……两个并行着的世界、空间、时间，以及一连串的事件和可能性，所有这些，就是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》所包含的全部主题。我的演员出场的时间极其短促（从1月1日到22日），活动的天地有一定的范围（多维尔、巴黎、蒙特卡洛），而且在两个并行着的世界里同时活动（阿努克和让—路易在汽车里回忆几年前同她的丈夫在海滨圣玛丽城相处的经历）。于是，终于出现了一个可能性的问题：阿努克和让—路易每个星期天都到多维尔去，时候长达一年之久，他们却从未相遇。不可避

免的事情发生了，在某个星期天傍晚，阿努克误了火车。……

这个可能性的问题也对演员本身的表演水平发生作用。我常常把我要求阿努克做的反话告诉她。同时，也向特利梯尼昂或巴鲁（皮埃尔·戈蒂埃的扮演者）说些不对头的话。拍摄的时候，演员们互相感到奇怪，并且作出了完全意想不到的表演，他们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显示自己。从根本上说，导演只不过是对一场戏、一个剧本、一群演员、一个世界进行一次摄影曝光，除此以外，岂有他哉。

黑银幕，然后在彩色影片上以反白字映出本片在1966年戛纳电影节获奖的细目（参阅名单）。无声。

1. 冬季的灰蒙蒙天空，全景。镜头向右摇拍到一位大约三十岁女人的中近景，她是安娜·戈蒂埃，穿了一件棕色镶皮大衣，裹得严严的。当海风把头发吹拂到她脸上的时候，她不断地往后掠头发。她说话的时候，低头看画面外的什么人。她的后面是码头，有一座灯塔，灰绿色的海水延展开去，一直与薄雾连成一片。警告起雾的号角声飘过海面，和海鸥的鸣叫遥相呼应。

安娜：……后来，那个小姑娘开始脱衣裳，睡到外婆的床上……她的外婆……那个小姑娘很好奇，你看……因为外婆显得有点滑稽……所以小姑娘跟她说：“噢，外婆，你的眼睛多大啊！”她的外婆对她说：“那是用来好好地看看我的小宝贝的。”——“噢，外婆，你的鼻子多长啊！”——“那是用来好好地闻闻我的小宝贝的。”——“噢，外婆，你的牙齿多长啊！”

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安娜伸出胳膊，蹲下身子。她紧紧搂住并亲吻她的女儿，镜头变焦拉远。她的女儿叫弗朗索瓦兹，也是用围巾裹得严严的，还

戴着毛线帽子。

安娜：“那是用来好好地吃我的小宝贝的。”……
后来……（大笑）她把她吃掉了。……（停顿）唔，
你喜欢我的故事吗？

弗朗索瓦兹：不喜欢……

2. 海面的全景：一艘红色的渔船穿过薄雾向
镜头驶来，转了一个弯，开到码头旁，镜头跟拍。
可以听到弗朗索瓦兹和安娜在画面外的对话。

安娜：（画外音）不喜欢？为什么不喜欢？

弗朗索瓦兹：（画外音）它太惨了。

安娜：（画外音）那你要我另外给你讲个什么
样的呢？

弗朗索瓦兹：（画外音）讲个《蓝胡子》吧。

安娜：（画外音）《蓝胡子》？……等一
会儿……《蓝胡子》……啊，对了：从前呀……（渔
船开走的时候，音乐洪亮）

3. 安娜和她女儿的中景，她们手拉手，从镜
头走向一座木桥，由于使用长焦距镜头，桥显得短
了。她们走过几个只看着钓鱼线的钓鱼人。虽然听
不见她的声音，可是看出安娜正在有板有眼地讲蓝
胡子的故事，边走边做手势。现出片头字幕的前半
部分，即片名和演员名单。

4. 一条马路的全景，路标上写着：多维尔——
冬季赌场。天空中的云彩比先前场景里的要稀薄些，
现出一片片的蓝天。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，让—
路易·迪罗克向镜头走来。他戴着深色眼镜，穿着大
衣，嘴上叼着雪茄。他穿过画面时镜头摇拍，停在

一辆汽车旁边。画面一角露出汽车挡风玻璃的一部分。音乐停止。让一路易冷淡地向画面外的司机弹了一个响指。听到画外海鸥的叫声。

让一路易：安托万！

他仍旧站在汽车旁，从司机那里拿过放在仪表板上的打火机。司机仍在画外。

让一路易：请把顶篷放下来。

当让一路易点香烟的时候，在银幕的一边，可以看到折叠式的部分顶篷开始自动地展开。然后，他偏着身子把打火机放回到汽车内的仪表板上。用很短暂的摇镜头跟拍这个动作。摄影机在汽车前面，对着挡风玻璃，司机仍然在画外。终于，透过挡风玻璃看到让一路易，坐在汽车前座上，打开一本《时代》杂志，一面翻阅，一面向司机说话。

让一路易：到高尔夫球场……

5. 透过挡风玻璃拍摄让一路易的较近镜头。

现在，汽车在行驶，明显地左摇右摆，镜头在汽车前面移动摄影。

让一路易：……不，……到微型赛车场！

6. 让一路易的中近景。

让一路易：不，到港口去吧！……

7. 让一路易的特写（同5）。他把杂志放低了点儿。

让一路易：（叼着雪茄）不，去高尔夫球场！

……（停顿）

8. 中近景（同6）。

让一路易：安托万，按照第二种意见办，咱们

去微型赛车场吧。

9. 仍然是让一路易的特写。汽车继续前进。当让一路易突然把杂志扔到一边，去抓住方向盘的时候，镜头向右移。变焦拉拍出司机，他不是别人，而是让一路易的儿子安托万，大约五六岁。海鸥在画外叫。让一路易在抓方向盘的时候，肯定是在儿子的手上掉了点烟灰。

安托万： 哟！……真疼！

让一路易：（校正了方向盘） 哟，把你弄疼啦？……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！……（非常关心地）是我把你从方向盘推开的时候弄疼你的吗？

让一路易从嘴上取下雪茄，两条胳膊围在儿子身上，继续开车。这是一辆红色的福特公司的马斯坦带篷车。

安托万：就是那会儿把我弄疼的。

让一路易：请你原谅，安托万。

10. 从多维尔拍海的全景镜头：右侧是海，左侧是一排在木板走道上的海滨房舍。主题音乐开始。镜头向前推，现出片头字幕，部分摄制人员名单。

11. 透过马斯坦汽车挡风玻璃的特写。孩子仍然在司机座上，戴着父亲的太阳镜，这对他来说显然是太大了。让一路易搂着他，操纵着方向盘。镜头摇到让一路易，他在微笑。

12. 他们俩的中景，仍然是透过挡风玻璃拍的。让一路易摘下他的围巾，摘下从安托万的鼻子上滑下来的太阳镜。他们俩都笑了。

13. 主题音乐在继续。在繁忙的商业区的一条

街道上，安娜和弗朗索瓦兹的全景镜头。她们母女二人在看橱窗时，络绎不绝的妇女在街上匆匆走过。

安娜：哦，你瘦了。为什么会瘦了呢？

弗朗索瓦兹：不知道。

安娜：你在学校里吃得饱吗？……你喜欢那里的伙食吗？

14. 中景：当她们走路的时候，镜头在她们前面移动拍摄。

安娜：你愿意要一块巧克力吗？

她们在一家食品店前站住。音乐停止。

弗朗索瓦兹：不，我要蛋糕。

安娜：蛋糕？唔，可我不知道这儿有没有糕点铺。你要什么样的蛋糕呢？

变焦推近拍她们走过摆在人行道上的食品货摊。安娜碰倒了一块写着价钱的牌子。她弯下腰，把它捡起来。

安娜：哟！……看我干了些什么。（弗朗索瓦兹笑了）真可笑，是吗？（她们俩都笑了）

15. 音乐重新响起。让一路易和安托万面对镜头的中近景。他们在一条街上驾驶着马斯坦。当自动车篷合上的时候，他们抬头看，笑了。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呜呜声。

16. 另一条街道的中全景。安娜和弗朗索瓦兹在一家鞋店前站住了。

安娜：这些鞋子漂亮吗？

弗朗索瓦兹：漂亮。

安娜：想要一双那样的小靴子吗？

弗朗索瓦兹：不要。我要蛋糕。

安娜：好的，这么说你要的是蛋糕。

17. 让一路易在海滨驾驶马斯坦的中景。摄影机在汽车侧面移动拍摄，海涛在后景中翻滚。

18. 用黄赭色滤色镜拍马斯坦的全景。汽车拐弯、刹车、加速、再拐弯，经过沙滩后轮打滑时，镜头来回摇拍。海鸥在叫，安托万高声欢笑。

19. 另一个相似的镜头。让一路易不断地把车子开得左右扭动，安托万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满意地笑了。

20. 正常颜色的全景镜头，然后变焦推近再次拍汽车，汽车先是刹车，后来又加速前进。

21. 映出最后部分摄制人员名单。背景是夕阳余辉映照着的一片水面，隔水望去是一片树林，全景镜头。摄影机从侧面用移动摄影跟拍几条渔船，水面上映出渔船的倒影。

22. 在多维尔，弗朗索瓦兹和安托万上的私立学校的校园全景。黄昏，用蓝滤色镜拍的黑白片。孩子们横过镜头朝着通向学校大门的台阶跑去，向左摇拍安娜拿着两包东西，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匆匆走向台阶。

安娜：（对弗朗索瓦兹）快点……快……我要赶不上火车了……快点……

她们在台阶下面站住了。安娜弯下腰吻她的女儿，把两包东西给她。

安娜：下星期日再见，亲爱的。……别着凉。快点儿进去吧。

最后她向女儿挥挥手，弗朗索瓦兹走上台阶，走进门去。镜头摇拍安娜匆忙离去。

23. 仰拍女校长的中景，她保养得很好，白皙的皮肤，金发碧眼。她陪着另一位母亲下台阶，走向等在下面的有司机驾驶的本特利轿车。镜头向右摇拍他们。

女校长：再见。

几个孩子跑过镜头。本特利轿车驶进车道，开走。可以看到马斯坦的前灯移近，向左摇拍，它停在台阶前。女校长穿着大衣，围着围巾，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责备让—路易。

女校长：可倒好……都十二月中了还把车篷子放下来开车。

让—路易：这不怪我，是安托万干的事。

女校长：真有你的……赖在安托万身上。

让—路易：来吧，安托万。

让—路易一面说话，一面走出汽车，绕过车子，同安托万一起上台阶，女校长走在后面。摄影机在后面跟拍。

女校长：（打开门）你进去吧。

让—路易单腿跪下来吻他的儿子。

让—路易：我答应，安托万，我发誓……这个星期要是你乖乖的听话，下个星期天我们去划船。

安托万：不，我要明天去。

让—路易：不行，星期天去……明天你得学习！
星期天去。

女校长：（把孩子推进门）去吃晚饭吧，安托

万。……你走吧。

安托万进去了。女校长和让一路易缓步下台阶走向汽车。镜头摇跟。

女校长：（叹口气）你把他惯坏了。

让一路易：哎……一个星期才一回嘛。

女校长：可是，你知道他不怎么肯学习。他很懒。但很聪明……噢，对啦，他的天资挺好……可就是懒得很。

让一路易：你当然知道他从哪儿学的懒。

女校长：我明白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
让一路易：唔……两年以前，我把他送到你这里来，两年来你把他照管得非常周到，我敢肯定说，今后你会干得更好。

女校长：（又叹了口气）在这两年中，我从来也没能够和你严肃认真地谈过话。

让一路易：（走进马斯坦）我很遗憾，可是我从来也不会和一个漂亮女人严肃认真地谈话。

女校长痴笑了一下。让一路易开了前灯，发动引擎，按了一下电钮，盖上车篷子。

女校长：小心点开，我觉得今天晚上会有雾……路上可能会结冰。

让一路易：（从汽车里把头伸出来）结冰？

女校长：对啦。

她往后退，让汽车开过去，吃惊地发现附近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。

女校长：你还在这儿吗？（她走出画面）

镜头摇拍马斯坦在汽车道上拐弯。

女校长：（再次出现） 迪罗克先生……等一等！
汽车停下来，她走上前去。让—路易走出汽车的时候正巧遇上安娜向他走过去，她有点不好意思。

主题音乐。以下场景仍然用蓝滤色镜。在行驶中的马斯坦里，晚间。正在下雨。

24. 方向盘上让—路易右手的中近景。镜头对着挡风玻璃和仪表板，在左面，可以看到让—路易焦点模糊的部分身躯。对面来车令人目眩的前灯和刮水器的摆动，在雨水飘洒的挡风玻璃上构成不断变化的图案。

25. 让—路易侧面的中近景，他一面开车，一面说话，他的声音被主题音乐盖过了。

26. 从侧面拍安娜的中近景，她坐在前座上，对让—路易微笑。

27. 隔着挡风玻璃拍摄他们二人面对镜头的中近景。

让—路易：你常常赶不上火车吗？

安娜：是的，经常赶不上。总的说来，我的时间观念不强。

28. 从汽车内部拍的反转镜头。景物被狂风暴雨和来回摆动的刮水器弄得模模糊糊。

让—路易：（画外音） 你常常找人送你回去吗？

29. 透过挡风玻璃拍摄的二人正面镜头。

安娜：不，不是的……我在多维尔过夜。（停顿） ……不，她不是挺用功的。（微笑）

让—路易：我知道……

30. 他们二人的稍远镜头。

让一路易：……她是聪明的，可是懒惰。

安娜：（转向他）谁跟你说的？

让一路易：啊哈！……（他们相视而笑）

31. 让一路易开车的特写。

让一路易：她叫什么名字？

2. 安娜的特写。

安娜：弗朗索瓦兹。（她转向让一路易，莞尔一笑）他呢？

33. 镜头回到让一路易。

让一路易：安托万。

安娜：（画外音）安托万……挺好的名字。

镜头从让一路易摇到安娜，她自己笑了笑。

34. 反打镜头，从行驶中的汽车的挡风玻璃拍摄外面的街道。他们穿过一个小镇，一串串的节日彩灯把街道照得亮堂堂的。

让一路易：（画外音）你经常到学校去吗？

安娜：（画外音）常常去……我不上班的时候，每个星期都去。（停顿）你呢？

让一路易：嗯，是的。我每星期六去，有的时候星期天也去。①

35. 安娜侧面的中近景，她默默地陷入沉思。

36. 从前面透过挡风玻璃拍摄她的另一个镜头。她叹口气。迎面开来的汽车声音，前灯掠过画面。稍顿了一下，安娜指指仪表板。

① 第一本完，长438米。

安娜：可以吗？

变焦拉摄入让—路易。他边回答，边按仪表板上（画外）的收音机电钮。

让—路易：噏。当然可以。

收音机里传出颤抖的歌声，一首流行歌曲，充满了哀怨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歌曲。安娜笑起来。

安娜：噏！……请原谅。

37. 让—路易的特写。他从侧面看安娜。

38. 隔着挡风玻璃拍摄的二人中近景，他们在听那首歌。安娜忍住格格的笑声，看看让—路易，正巧他也扭过头来。他们相对而笑。

39. 安娜的中近景，她揉揉鼻子以免笑出声来。

40. 让—路易看她的特写。

41. 安娜微笑的特写。

42. 让—路易开怀欢笑的中近景。

43. 安娜的特写，她望着让—路易。

44. 让—路易的特写。他低头看仪表板上的收音机，当安娜终于忍俊不住笑出声来的时候，他也咧开嘴笑了。

让—路易：（对自己笑）你不该笑嘛。在1914年的时候，这种歌会叫人哭的。

镜头缓缓推向安娜。

安娜：（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）哦……他们还哭！

45. 歌声继续，透过挡风玻璃拍摄他们二人的中近景。他们互相交换眼色，并且微笑。

46. 让一路易的中近景，他开怀地笑了。

47. 安娜的中近景，她也开怀地笑了。

48. 让一路易的特写，车子开得相当快，他的眼睛盯着路面。从后窗看到正在驶近的汽车前灯。长时间停顿。

49. 透过挡风玻璃拍让一路易和安娜的另一个镜头，刮水器不动了。

让一路易：你结婚了吗？

安娜：（带一丝奇特的微笑）结过婚。（停顿）是的，结过婚！……你呢？

让一路易：结过婚。……

安娜：（转向他）你不象结过婚的人。

50. 她近看他的中近景，然后莞尔一笑。

让一路易：（画外音）那么，结过婚的人该是什么样的呢？

51. 让一路易的中近景。

让一路易：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呀？

52. 回到安娜含笑沉思的镜头。

* * *

以下场景是正常颜色的闪回镜头，看来是西部镇区的电影拍摄场地。^①

53. 一个男人脸的下半部的特写，他没有刮胡子，吸着雪茄。他是安娜的丈夫皮埃尔。听到郊区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最突出的是鸟鸣声。

54. 皮埃尔侧面的中近景，他戴一顶黑帽子，围

① 实际上是巴黎附近爱尔梅诺威尔娱乐场里的一个牧童村。